

前江蘇省長涉公署交東涉文處秘長書王薇伯先生題字▲

食減

此朝

薇伯

大白天下

七子山人題

「言論自由」。談就談了。要慕什麼面呢。」一個朋友向我這們說。

「因為我害臊。」我答他。

「害什麼臊呢。」很討厭的又來問我。

「我替你也害臊。」我帶着很不滿意的口吻頂撞他。

「噢。這算什麼意思呢。」他很詫異的追問我。

「這幾天是什麼日子。」我迫促地責問他。

「這幾天多是「國恥紀念日」。」他漫不經心地答復我。

「對呀。」我就這們含糊的說了句。

「對什麼呢。」「對呀。」他含有不滿意而帶着怒意也來頂撞我。

「你還不懂嗎。我再問問你。」「國恥」怎樣解。」我和藹地告他。

「國恥」。就是國家的羞辱。也是國民的羞辱。」他很直爽的答我。

「照呀。你我是大中華民國國民。怎不要羞恥呢。」我也很爽快地告訴他。

——一個朋友問我的經過——

『國恥。國恥。』這們的聲浪。耳鼓裏聽着。心裏比油熬還難過。唉。至今『共和』了十七年。何曾把這許多的『恥』字來改『慶』字呢。同胞們呀。你不會閉着眼睛想一想呢。他們——帝國主義多在那裏嚶笑我們啊。他們是滿望着我們做『五分鐘』的瞎鬧。把不平等的條約和壓迫的手段。可一年年的延長去和繼續的加上去。但是。我們真的長久忍耐嗎。能永遠的屈伏嗎。不能。不能。決不能。頽唐我們的民氣。我們要照着固定的步距。用着再擊再厲的精神。去消滅對我一切不平等事項。不要到了五月裏的日曆上。三。四。七。九。卅的字樣和『十……十……』一般的扯過去。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國。現在反做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辱國。你想。我們站在國際上是多們的丟臉啊。我們。不忍微弱的力量。來編印這最近發生的慘案。尙望愛國志士。熱心同胞。大家起來贊助我們。使得這小小的冊子。普遍到全中國。全世界去。國家幸甚。同人幸甚。

兵山東河兩省軍事目録

▲上編▼

魯慘案真相瑣記

日軍橫暴的態度

國軍克復濟南之情形

日軍無端開釁之情形

日兵開釁時的真相

日軍在濟挑釁之確證

羅家倫氏談濟案的經過

來華日艦之調查

江省黨指委員會宣傳的大綱

蔣總司令黃外長之報告

隨軍記者之詳細報告

▲中編▼

濟南慘案 目錄

譚延闓氏的談話

唐少川氏的談話

李烈鈞氏的演說

于右任氏的演說

孔祥熙氏的談話

宋子文氏的談話

葉楚傖氏的演說

戴季陶氏的演說

金問泗氏的談話

張溥泉氏的談話

鈕永建氏的演說

外部司長的談話

上海日領的談話

大陸報之公論

仗義執言之外人報紙

南京●政府之正式抗議

北京偽政府之抗議

日民黨領袖之表示

國民政府致國際聯盟會書

譚主席致美總統電文

我國告友邦民衆書

日本造謠之一斑

日本壓迫我國留學生

日本驅逐華工出境

日本實業界之恐慌

芳澤公使忽不見客

英美人士之注意慘案

濟南慘案 目錄

某使館員之批評

中央黨部之誌哀令

五歲小學生之愛國激昂



日本出兵山東
濟南慘案 上編

●魯慘案真相瑣記

▼山陰無袈和尚編▲

▼肇事前濟南之狀況

五月一日拂曉。我前方部隊。抵達濟南。即在城廂內外分地駐紮。預備奉到過河追擊命令。稍事整理。即行開發前進。蔣總司令於是日夜晚十一點半已到車站。但未進城。仍在車上住宿。城內外秩序。經我各總指揮派軍警維持。全市無絲毫驚慌。二日到濟之部隊益多。商民都出外觀望。日本商店之地段。有日兵武裝，嚴密戒備。我方軍隊中之政治工作人員。在中國商店及城內街巷要道。張貼打倒張宗昌等標語。關於有關帝國主義之標語等宣傳。在徐州時。已由戰地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總司令部之非正式商酌。絕對禁止。所以到濟南後。絕無對民衆宣傳日帝國主義者情事。總司令於上午九時。移住城內舊張逆宗昌之督辦署。是日上午十一點時我方政治工作人員。帶宣傳品在城外商埠區域經過。即有被日兵拘捕之事。此爲作者在總部日本顧問佐佐木君所住德人開設之旅館石川巖內所親見。但全無反抗或不服之舉動。因此時大家以爲此係日人之誤會。無關大體。三日早。外交部長黃郛入城。九點鐘左右。濟南日本領事天津領事及團司令官來見蔣總司令。申述濟南商埠得國民革命軍之維持。秩序甚好。由天津派來之日本士兵。即日出

發由膠濟路返津。天津領事謂。很願最近在天津再見蔣總司令。濟南日領。並稱彼曾面語張宗昌。謂張如相信有妨制南軍之北上能力。不妨再爲嘗試。惟目前之觀察。則該所屬部隊。實無鬥志。彼並謂彼曾勸告張氏。謂張在山東已近三年。對濟南市民。應有臨別之紀念。不當再給以重大之災難。當時雙方談話俱甚歡洽。是時。日本警戒區域之電網沙包。亦已自行拆除一部。任我方軍民出入。乃日領去不多時。日本商店區域。即發生槍擊我方軍民事。

▼屠殺我方軍民之起因

濟南城廂內外秩序。維持得宜。中日軍民毫無隔閡之情狀。在日本領事申述撤兵回津之中。已可概見。乃輾轉之間。慘無人道之屠殺。竟以發生此可斷定日人實抱有絕大之陰謀。一爲牽制我方軍隊之進展。以妨害我國民革命之成功。一以掩護軍閥之生存。即以保障其侵略中國所得利益之安全。實毫無疑義。衝突發生時。據我方軍民在肇事之緯二路緯三路之確實目睹情狀者報告。謂有我方士兵攜帶手提機關鎗。走進日本警戒區域。日兵忽嚴令其停止檢查。此等士兵一因其已經拆除電網任人出入。一因言語不通。忽被日兵之嚴重干涉。日兵即開鎗將其擊殺。同時即向我方駐有部隊之地點密射。因此激起全市之擾亂。即由此而起。

▼屠殺之毒計

濟南爲我國容許外人居留之商埠。並無租界。城內全爲我國商品及市民。城外爲中日商民雜居。日人於我

軍迫近濟南時。就其所有商店之所在地。自由劃爲警戒區域。有一馬路由城內直達車站。此馬路固必須經過日本之所謂警戒區域（濟南馬路以經緯分稱此卽經路。）另有緯字馬路十條。卽緯一路到緯十路。事前各馬路之空居民房。俱有我方住居士之兵。事變發生。日兵卽從經馬路前進。將緯字馬路之路口夾斷再以機關槍。從馬路兩端。逐步夾擊我方士兵雖被迫不堪。死傷無數。俱以未奉長官之命。除少數部隊。稍有抵抗外。多數任其繳械。尙有不免遭其鎗殺者。民衆之被鎗殺。更不知其多少有數人爲日兵叱令站立。脫衣搜查。乃將衣服脫下。竟以刺刀貫穿其服。

▼二日屠殺之經過

上午九點鐘。作者坐人力車至城外衛生堂洗澡。洗澡完了。車到四馬路口。遠處聽見鎗聲。路上行人全都現出驚惶之色。車夫將身放下。謂不能走。我詢其有何事。彼謂日本人與我方軍隊開火。我自車上下來。心裏很鎮定。以爲開火是必不會有之事。緣馬路步行。在四馬路口。見着一所住宅門口。站立一羣我方士兵從大馬路衝過來一部日本軍隊之鎗口。卽時向我方兵士中放射。此種兵士出乎意外。被人襲擊。竟很慌亂。朝我所站之方向奔避。在轉角時。一陣鎗聲。已有好幾名倒斃路上。此時緯字馬路。全是鎗聲。日本人之射擊。我方之抵抗。流彈從頭上過去從壁上落下。急行至四十軍衛生處門口。士兵很興奮的舉鎗實彈。一位排長。下緊急命令。將房內所有十幾名兵士散開。彼輩看見馬路口兩邊之日本兵。又看見自己弟兄被人鎗殺。不禁狂吼。不禁亦把鎗朝兩邊快放。我進至房中觀察一週。房子太小。沒有出路。我心想

過去隔牆洋屋內暫避。適一副官出來招顧我。要我地下稍坐。士兵頻說。不用怕。不要緊。我此時想獨交涉擴大。又無命令又無聯絡之徒然犧牲。看見士兵之慷慨就難。精神。不勝感動奮發。亦不願離去。門口排長及士兵。因日兵鎗彈來勢猛烈。放過幾鎗。又退進到門內來上彈。排長將鎗口伸出。頭部外露。一彈從帽上飛過。將鐵桿擊碎。彼急吹哨子集合。竟沒有一人回來。這些人竟全都不幸被難。鄰近左側。尚有一連多士兵分駐。此時鎗彈。似雨珠樣緊密。流彈呼聲。將牆壁粉屑。震得灰露迷空。我在廚房內覓得一塊招木板。剛想用足尖上去越過隔院。門外『衝鋒』之殺聲。已可目見。一排鎗向我們之屋內放過。我連上樹超越功夫亦已不及。急走進另一巷口朝外一望。一顆子彈。從耳邊飛過。碰在石壁上。一陣火花。使我驚眩。把心神一定。知道並沒有命中。但側立士兵腿上。已帶上一片鮮紅。跟着士兵走進廚房。廚房牆上離地七八尺處。有一十字紋木窗。士兵急將鎗托將窗擊碎。用肩膊互相幫助。從窗中跳出外面。我於急忙之中將身體朝後一退再向上一躍。左手用力。攥緊窗緣。右手跟着靠上。亦迅速跳到夾巷之內。由夾巷出去。走進民家住宅。室主正在將避難者招待進入於放下門簾之屋內。我走進去時。外面鎗聲。已經夾上機關鎗手榴彈及大炮聲音。屋內逃難來者。受傷之人。血由身上流於地下。此時已由屋內之民軍先遣司令。由談話結果。將我招顧到彼輩私宅中去。似一種嚴重之恐怖。向大家心上壓迫。仔細分晰。日本兵不多。我方在此已有好幾軍。決無全部覆滅之理。最怕搜索民居。清查我國兵士。就不會得倖免。鎗聲更利害。隔壁所住之一連多士兵。聽說已被繳械。人數不知死亡。民團司令王君來談。謂事情不大妥當。要全

都改裝。我將軍裝脫下。穿上被輩給我的綢棉襖。藍布大褂。並帶上一頂小瓜帽。穿皮鞋。據說不要緊。我這樣裝束完了。被輩都帶着苦臉微笑說。很好。一些士兵。找不着便衣。將軍裝脫下。赤膊正天井裏亂鑽。還有已受傷者。更驚慌得臉都變青色。屋內之雜色鎗枝。全部放在兩頭斷絕夾巷內。此種夾巷怕是房主特別準備臨時之用。整理完了。王君又將我帶回到彼所住宅中去。彼時我一方感到一種羞慚之感。認為有意自私自利離開同行避難之人。另自找安全所在。這無論如何是不對。但同時。又怕。又驚恐。不期然而然跟着王君走去。在一間平房內。有一張床舖。很想安息一會。但聽着大炮震動的音波。心裏總是跳動得十分利害。後來竟連聽着一粒子彈響聲。心上亦顫動一次。四點鐘時候。一便衣隊出去。巷口探望情形。一足伸出。已著一鎗。不到五點。鄰近一個婦女。伸出頭部。向街心張望。一顆子彈。竟從這位不幸者太陽穴穿過。外面的消息既已斷絕。屋內之人。祇有面面相覷。六點鐘時。有人正在門外接到一張日方通告。說是停戰。穿便衣者。可以通行。通告我已看過。大意說是「貴總司令請求停戰。亦為本司令所希望。……惟不切實停止開鎗……將招重大之損失」……本團部司令簽名。用石印所印。由日人自己分發的。兩位民團司令住在城內。亦決計同我出去。王英麟君還攜帶日本小川司令簽名之通行證。彼等二人穿着馬褂。全是商人士紳打扮。我夾在他們中間。一出巷口便看見外出張望。致被慘死之婦女屍首。上面用蘆蓆蓋着。一間茅屋內。一個老年婦人同一位中年男子。蹲在地下。兩手相持。低聲哭泣。男子為驚恐過度之故。雙額發赤。眼內射露在人一樣之凶光。死者為此男子之妻。走出馬路。看見兩傍牆根。儘是軍人屍身。

此蓋爲橡牆躲避鎗彈致被擊斃者。上面已蓋上些軍用氈。雜物。血跡斑斑結成團塊。三四兩日本搬運汽車。上面交叉站立日本兵。刺刀亮出。凶眉怒眼。注視路上行人。行人依着牆根。疾行而過。不敢旁視。馬路叉口都堆有沙包。沙包內坐有日兵。作描準姿勢。有些便衣日人攜帶手杖。在小巷窺探。行近馬路叉口之日兵面前。我已忘記曾否呼吸。一年青警察同二便衣之市民在馬路一邊轉過來時。忽然高興得高聲呼躍。一般站在門戶觀看者。不由大吃一驚。以爲又出事了。嗣悉彼輩是因爲走出日本戒區域。踏進中國和平界限之歡呼時。大家狠惡罵。王英麟君竟謂你發瘋呀。小子。你再不小心。你要當打了。我們一直來到濟南審判廳背面。才把心放下。這才真正走回到所謂平安領土之內。審判廳側面。還倒斃一匹黃馬。一個兵士。人血和馬血流成一小溝。士兵身上蓋上一副布單。頭間枕着一條木材。六點鐘回到總司令部。

▼四日屠殺之經過

五月四日午時。行李都已收拾預備上車。離開濟南。因爲外交形勢益趨嚴重。總司令預備移住車上。我們亦將同行。二句鐘時。以英美領來作調人。局勢稍爲和緩。決計暫留。邵力子先生得總司令意旨又擬一布告。說明五三衝突事件應聽候中央處置。民衆須力持鎮靜。並禁止張貼一切標語。三點時聽說馮總司令已至黨家莊。蔣總司令已去歡迎。入夜十一點。車站又發現手榴彈聲。今早知爲日兵二次炸燬無線電台。一次在昨日下午。該處門外止一衛兵。日兵走近時。即用手榴彈將其炸死。更以手榴彈向內拋擲。久之。見無鎗聲。即入內以刺刀將無線電台之電線割斷。五句鐘時。王英麟君來談。謂民衆對日僑因積恨甚深之

續。將來恐有報復行動。濟南醫院爲日本保護富有資財之奉魯軍人之保險地。此時有日軍在彼監護。並向我軍民發冷鎗。上午拂曉到十點時之鎗炮聲。爲日人據離城甚近之高阜。攻擊我方軍民之所爲。軍民被斃者以數百計。黃昏時。第一軍一團在總部前門集中後。卽開出城外駐紮。

▼蔡公時之遇害

五月三日。蔡外交主任。就濟南外交特派員職。卽日接收外交公署並移入辦公。日兵藉口有日人二名被殺於公署門外。夜晚十二點破門進去。時蔡氏及其屬員共二十人。俱已就寢。日兵入室後卽事搜索鎗械。蔡氏告以此係外交人員並無鎗械。日兵不聽。並謂須將全署人員捆綁再搜。如確實無據。再爲解放。說後卽將蔡等每四人縛成一起。再搜後又無所獲。蔡外交主任。稍語以不當侮辱外交人員。日兵卽以刺刀損其面目。血流被體。其表姪庶務張君瞠狀稍憤。但不通日語。日兵卽將其雙耳割下。按次將蔡氏等十六人帶出鎗斃。另有與勤務兵共縛一起之四人。在日兵搶其手電時。在地面拾得一剪。將繩剪斷。四人相將共逃。剛至院內。日兵已覺。卽卽鎗擊。一兵稍有所傷。然卒逃出。藏匿於一水櫃內。四日早方爲推水之水夫。牽繩逃出虎口。歸告蔣作賓主席。蔣氏帶其謁蔣總司令。刻已交副官處善爲看待。留以作後證。

▼三日以後之濟南情形

城外交通已全行斷絕。日兵看見我方軍民輒行鎗擊。尙有被困日本臨時警戒區域內之我方士兵。不能外出。亦不得飲食。將來不爲搜殺。亦必餓死。離開濟南之軍民。須繞道遠行。避去日兵之視線。否則必

爲其鎗擊。作者與中央委員邵力子先生於五月五日夜十時半離開濟南至黨家莊。乃由南門至辛莊十里河走後陸窪。一路驚惶之狀。不忍盡述。留濟之軍隊大部已分駐離城甚遠之地。城內只少數軍警維持秩序。已被鎗殺之屍首。紅十字會請去取屍亦不准。蔡外交主任之屍身。至今仍未尋獲。將來必爲日人所滅跡。以圖掩飾也。直魯殘餘部隊。得知日兵屠殺濟南軍民之信。又有反攻之勢。四日上午十二時許。已有飛機來濟拋擲炸彈。二彈落總司令部。一落舊省長公署。總部炸死衛兵六人。燬地深及七尺。方圍六十步內。房屋密門悉爲震碎。彈適落總司令會客廳後室。幸未爆裂。飛機翼上飾青天白日旗幟。據聞有些小敵軍部隊。已近迫洛口。此可見日帝國主義者有意掩護軍閥之鐵證。但我奮勇無敵之數十萬軍隊。已分頭出動滅此醜虜。本不待朝食。惟以數十萬雄師。不能遏止三四千日兵之野蠻行動。反任其屠殺不能自衛。弱小民族之前途。使我國民不急奮起。以圖挽救。未來之慘傷。此時更何忍推測。

●日軍橫暴的態度

日師團長麻田。於魚日下午三時。邀趙世瑄交涉員。向蔣總司令提出條件。譯支如下。(一)嚴重處罰關係騷擾及其暴虐行爲之高級武官。(二)解除在日本軍前抗爭之軍隊武裝。(三)在南軍治下嚴禁一切反日之宣傳。(四)南軍應離禁濟南膠濟路鐵道二側路線二十中里之外。(五)爲右項實行起見。在十二小時以內。開放商港軍港之兵營。右五項望在十二點鐘以內回答。昭和三年五月七日午時。駐山東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以日兵事前破壞我方交通。趙交涉員直至晚十時。方得將條件送達總部。時蔣赴前方未

通。由朱培德一面用電轉達。一面電覆福田。告以萬不能如期答覆理由。蔣歸立即派遣熊高級謀士譚。羅委員家倫。往濟晤福田。頃尙未知結果。而日於要求提出後。未照答覆期限。已爲種種炮攻之準備。已於下午八時。向兵營佔領。而二十里內行人及官長被捕者不少。本晨四時。仍向濟用大炮對人烟稠密之城市。絕無抵抗已在內部之人民。加以擊轟。至十二時鎗炮聲仍不停。居民死傷無算。我軍遵奉中央命令。始終抱住和平。未回擊。蠻橫慘酷。絕無人道。昭然若揭。

△北京消息 日軍佔領膠濟全線及津浦附近各地。南軍傷亡數百人。無抵抗退却。據本日東方社電。日軍無一損害。可證南軍隱忍。確未反抗。

●國軍克復濟南之情形

據浦口津浦路局確息我軍於四月三十日晨十時完全克復濟南。當我軍攻打濟南時。敵軍方面。已早知不能久守。故我軍進城時。敵軍部隊均已撤退。所剩剩者。祇老少殘弱之兵士。故並無若何劇烈之惡戰發生。而即完全入於國軍之手。當北軍退出濟南時。城內秩序。異常紊亂。潰軍大肆搶劫。並分竄逃散。已不成軍。現逆軍方面。完全集中德州。冀圖背城借一。傳張宗昌亦在德州。駐濟日僑。多已早日攜眷避赴青島。迨我軍入濟後。即通令保護外僑。故在濟之各國外僑。均甚平安。毫無損失。現濟甯間之電線尙未恢復。正在趕急修理。但軍車已通。沿途殘兵。均經賀耀組劉峙完全繳械。總司令部亦將入駐濟南。目前正在整裝首途。並已分令各軍渡江向禹城一帶前進。直趨德州。德州建有逆軍之兵工廠。故攻德州時尙難免一